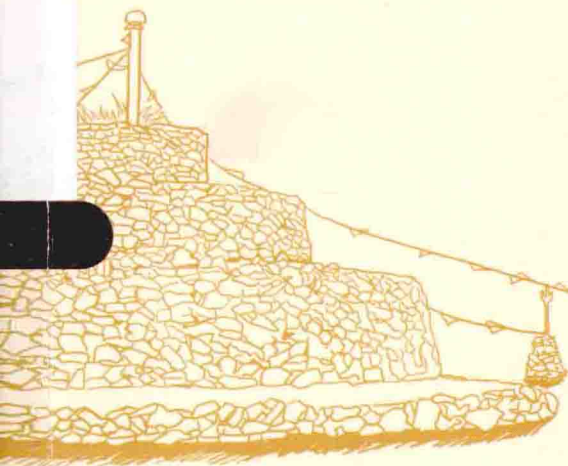


脑包滩

苏文
—
著

一座敖包子，
生于清末民国初的“走西口”，
毁于改革开放前夜的一场洪害大灾。
这处香火圣地，
像磁石一样那么有劲气，
牢牢地留住了爷爷和子孙们的脚步，
直至六代繁衍，生生不息。



清华大学出版社

脑包滩

苏文一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脑包滩》是一部记忆文学，既讲故事，也谈世事。

作者从童年写起，追忆了家庭苦难和求学之艰辛，遭“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历经工作以后的沧桑世事，见证了中国大地彻底颠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态，目睹了家乡势不可当的“包产到户”以及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部书，从时间跨度上看，经历了漫漫四十一年，以一座敖包子为线索，真实地再现了二百多个大小人物。诸如，爷爷和奶奶，父亲和母亲，二姑夫和瘸腿二叔。作者以浓重的笔墨，突出描写了一生拒绝参加人民公社大集体，敢当单干户子当到底的闫石匠大爷爷和哑儿子，父子俩活生生的灵魂就在书中飘荡，为中国农村大地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脑包滩 / 苏文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5571-7

I. ①脑…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505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王文莹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14.875 字 数：301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自序

这是一部记忆文学，说说故事，兼谈世事。

写书，总得有个开头。当我碰触敖包子，欲握笔凝神之时，泪滴就扑簌簌地流而不止。奇怪，怎么了？却知道，吓了一跳，十分惊诧。

瞬间，怦然心动，我呼唤，千岁，万岁，我的故乡脑包滩，曾是敖包弯。

那么，就写吧，我就不信天不下雨，地不开花。

我更相信，从小就记住了爷爷念叨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句经典格言，本来说的就是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

上了年岁的男人，除非一生平庸，碌碌无为，笃信凡经历沧桑的人，一定故事多多。那就把那些散落的往事拾起来，用心揉捏一番，检点过去，收拾从前，审视一遍遥远的岁月。如此而已，就是一部书的资本。真想动笔了，忆一忆，想一想，写一写，改一改，来一点责怪，再来一点鼓之舞之，大概就可以成书了。

写书，就是写人，一定也写事。人生事，事随人，要的是一腔坦言，偶尔溅出一句不雅之言，来几笔马马虎虎的半雅半俗，施之

三笔两画涂鸦之类，旋即便有灵魂出窍之感，兹见得人生况味。

这部书，居然出现了二百多个大小人物，而真正产生文学效果的实在太少。譬如，爷爷和娘娘，我大和我妈，闫石匠大爷爷和瘸腿二叔，就属于“实在太少”之列，他们生前真实而生动的灵魂就在书中飘荡。每每想到他们，就想哭，也想笑，心胸震颤，令人叫绝。

说到俗成的称呼，自与地域和血脉结缘有着极大关系。譬如，我从小叫祖母就叫“娘娘”、“我娘娘”，一直叫到娘娘上了天堂。叫父亲也一样，从小就叫“大大”、“我大”，一直叫到我大溘然与世长辞。这种叫法，乃是骨子里的血脉呼唤，常常佛佛地温暖人心，我才心路顺畅，直抒胸臆。

一座敖包子，委实意味深长，生于清末民国初的“走西口”，毁于改革开放前夜的一场洪害大灾。这处香火圣地，像磁石一样那么有劲气，牢牢地留住了爷爷和子孙们的脚步，直至六代繁衍，生生不息。

这部书，从时间跨度上看，一边生故事，一边写历史，经历了漫漫四十一年，跨入势不可当的“包产到户”，顺势而上连接了“包产到户”以后的人生真谛。

当然，我做到了，一面揭示切身感受，一面撕掉遮遮掩掩，不去回避荒诞，不敢掩盖齷齪。恰似见到，此时一脉山梁，彼时沉雾蒙蒙，阳光来了，轻风吹去，吹散满天雾霾，终将显露一脉山势的骨梁。

我老了，蓦然回首，凝视历史，多有爱恨。看那涉途履迹又深又

长，不禁振臂喊天问地，于心灵深处遥念敖包子，永不忘记脑包滩。

请听，值此自序之日，预告下一部姊妹篇，便是《脑包滩得滩》，宛如“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豆也好嚼，瓜也煞甜。

是为序。

苏 文

2013年10月30日

目 录

I 自 序

第一部

3	救包子
16	重回卜洞沟
27	骄傲藏在心里
42	一撮胆大毛
52	六岁那年

第二部

67	脑包滩完胜
76	一根红粉笔
86	饥荒年间
96	当木匠多好
105	舅舅和神门塔
117	隐秘的黄沙壕

第三部

129	我见过毛主席
140	农民反对武斗
151	祸河长岸
161	三大爷和乌鸦
171	军管来了
183	丧事喜事猪的事
194	最重的苦役
207	人往高处走

第四部

221	赶快收拾心情
232	什么是鲁迅精神
242	良好真不错
250	问道白泥井
260	旗手刘忠诚
272	夜提菜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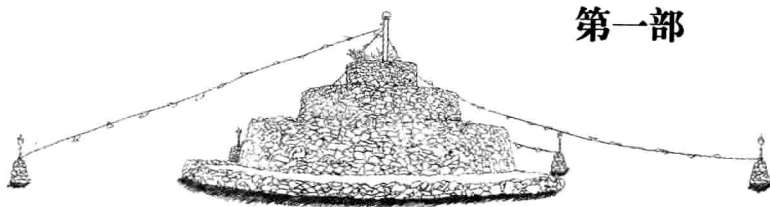
第五部

287	他托我一把
298	盐店会议
309	吃回头草
322	蓝衣离婚女
333	唱戏的理由
345	家难撞上国难
358	登上虎头山

第六部

373	那两年的事
384	东沙梁放羊
397	平静地接受了
410	杜憨牵黄牛
424	关于利多卡因
438	倾听生命意义
448	想问毛主席
460	后 记

第一部



敖包子

1

童年的时候，家乡有一座敖包子。

绿滩寸草，白黄碎花，顺着一条弯道，走出红柳林，穿过沙蒿丛，就看见那座敖包子。

敖包子，通体不砌一砖一瓦，缺少一铁一石，全部土坯土垒土抹，座底两丈，肚圆顶尖，身高三丈挂零，又高又大，一派雄壮伟岸。

再看最顶端，插满长长的柴枝干条，直指蓝天白云。

夏日，赤膊放牛小子，吆喝几头黄牛小犊走来，驻足仰望敖包子，呆呆出神，爷爷立刻喝道：“把牛撵走。”黄牛小犊掉头离去，迎面走来赤脚老羊倌，身后跟着卷角头羊，紧随一群绵羊山羊，老羊倌不顾脚踩蒺藜，边走边看敖包子，久久张望，爷爷毫不留情，立刻阻挡：“掉头走，绕回去。”

爷爷不准牲灵靠近两丈，拒绝屙粪撒尿，敖包子脚下永远净土红泥。

爷爷不是故意找麻烦，也不是天天守护敖包子，一有闲空就过来看看动静，遇见牛马驴骡和群羊散猪，不由得心生肝火，常常喝阻拦路，脸上一堆恼怒，但从不骂骂咧咧。

秋天，敖包子脚下常有孩童三五一伙，追逐嬉戏一阵，再挖野菜，拔猪草。爷爷走近一群小孩面前，低头逗练几句，弯腰板起面孔耍恶装怒：“神灵在上，不敢朝敖包子尿尿。这当当，谁敢？”然后，爷爷攥紧拳头，轻轻摇晃几下，吓唬吓唬。

记忆中，敖包子就是家乡的名胜，一处神秘秘的香火圣地。

童年的时候，脑袋里朦朦胧胧，猜不透爷爷多管闲事，动不动就霸路阻道。等我长大，终于找到答案，知道了爷爷为什么对敖包子一往虔诚。

一往虔诚，就是扼守敬仰。敖包子，多么神圣，曾经留住爷爷的脚步，留住一家老小的生命，直至六代繁衍，子孙满堂。

民国三十年，遥远的陕西神府山城那边，连年天灾人祸，逼疯了苦难穷人，走西口的浪潮汹涌不息，一浪翻过一浪。

爷爷和娘娘拖儿携女，毅然背井离乡。从祖籍府谷三道沟逃出，爬上高高的山梁，一路踉踉跄跄，一路迷茫问路，走进陌生的准格尔蒙汉聚居地界。

羊市塔向东偏北，一条沟谷又深又长，死气无力地流淌着一股细细水流。爷爷眼前一亮，驻足招呼妻儿老小，赶快掬一捧清水解渴。

爷爷抬头仔细端详，那深谷两侧山势陡峭，波波峰巅高耸，山貌谷底和三道沟大同小异，头顶飞过一群鸟雀，飞去陡坡半腰，鸟落古柏古松。几棵古柏古松东倒西歪，顽强地坚持着生命。

飞鸟走雀，小小生命，沟底细水，就能救命。爷爷原地不动，痴痴地想着什么，娘娘和儿女们，眼睁睁地盯着爷爷，猜想着爷爷想着什么。

“嗒嗒”的马蹄声，空荡而急促，有人扬鞭策马，奔腾而来。娘娘和儿女们赶快躲闪让路，爷爷却毫不迟疑，鞠躬拦截跑马。骑马人双手兜住嚼绳，昂头怒目，喝骂：“找死？不怕马蹄踢破脑袋？”

爷爷连连叩头：“掌柜的息怒。想问，这当当，什么地方，人烟多不多？”

“卜拉崩，翻过崩梁就是卜洞沟。”那掌柜怒目逼人，没说人烟多不多，再没骂人戕人。马蹄声又起，“嗒嗒”地飞奔而去。

望着一溜尘土飞扬，爷爷判断骑马人派头不小，看那耀武扬威，像是独霸一方的大掌柜。那么，他家谁来扶犁种田？不是长工，就是短工。谁来添槽喂马？道理一样，不是穷汉，就是饿民。

这种判断，一定不错，爷爷脑子闪亮，心中有数。

卜拉崩，谷底深长，不明不白的一条石头沟。爷爷看山问天，毫不犹豫地决定，再不向前探听问道，翻过崩梁，走向卜洞沟。

罢罢，就此歇脚。

卜洞沟，安窝扎寨。

当年，开挖一孔土窑，穷凑合。

大姑到了婚嫁年岁，亭亭玉立，嫁给卜拉崩沟一家富户土豪。

大姑的公爹崔山老掌柜，不打讨吃子骂穷人，几乎不带多少劣绅霸气，而大姑的新郎崔五十九，却常常横眉冷眼，盛气张狂。

娘娘忧愁不已，切切焦虑，就怕这门婚嫁不妥，迟早出麻烦。

爷爷默不作声，整天心里犯愁，想来想去，想那新女婿不知天高地厚，要出麻烦就是大麻烦，就怕大祸临头。

想过大姑婚嫁，再想大爹走散，当年走西口乱了方寸，大爹单挑孤奔，长不见音讯，短不见去向，销声匿迹了。爷爷和娘娘白天念叨大儿子，夜晚常常心慌梦惊。

立足卜洞沟，穷家破窝，勉强度日，四年累死累活，租种大户人家十几亩旱地。爷爷领着我大和二姑照料糜谷，二爹和三爹就近揽工，三姑和四姑年岁尚小，扯着娘娘的衣襟紧紧跟随，轻做锄苗拔草。

民国三十四年，卜洞沟沟里沟外天红地秃。老天爷不睁一只眼，不下一滴雨，遭受了最严重的旱灾，五谷杂粮绝收放荒，大多数穷苦人家锅底朝天，吞糠咽菜的日子很难维持，爷爷再一次面临着绝望难忍。

时令进入秋天，依然酷日当头。

一棵野杏树垂头丧气，叶片脱落，干枝干条。杏树下掉落三只死雀，一股热风吹来，三团灰色羽毛被风卷飞，一只死雀斜翻肚皮，黑紫青泛绿，小小生命已被老天收尸。

爷爷走近那棵野杏树，低头瞅瞅三只死雀，一下瘫软在地，鼻子一酸，长吁短叹。罢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铁打的主意，再逃吧，离开卜洞沟。

没等爷爷迈开脚步走他乡，一个噩耗从卜拉崩传到卜洞沟，突然，大姑说要命就要命了。听说，大姑和夫婿崔五十九吵嘴不和，吃了一把洋烟而死，留下了一个四岁的独苗崔牛儿。

卜洞沟四年的苦日子，留下了太多太多辛酸，也留住了一家老小对小牛儿的牵挂。娘娘掩面抽泣，爷爷狠狠心，嘴犟心受苦，劝说娘娘：“放心，富户人家米面多，小牛儿饿不死。”

铁打的主意不变，说走就走，爷爷带着家人匆忙赶路。一路踉踉跄跄，一路迷茫摸爬，十几天的逃荒流浪，越过高高的添漫梁，穿过深深的耳字壕，一家老小漂泊到漫漫达拉滩。

莫问前程，只管前行。爷爷携妻拉儿带女，走进一片陌生之地，眼前迷迷茫茫，不知去向，异常惆怅。

一家老小山民，衣衫破烂，畏畏缩缩。眼前的一切，就是一个奇异的世界，这里不像卜拉崩和卜洞沟，不见荒山秃岭，这里也不像三道沟，不见千沟万壑。

两个世间的比对，爷爷惊慌了，满眼滩涂，荒无人烟。爷爷仰

天长望，一抹广阔天域，只见飘着几朵互不相干的白云，天上没有眼障，地下也没有路障。

脚下，一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小道两侧，荒草杂苗。

爷爷慢慢移步，仔细瞅一瞅，小道踩踏出许多新鲜脚印，一串串，一溜溜。

爷爷猛然一震，从呆滞间惊醒，做出一个推理判断，小道，延伸着人的生命，新鲜脚印，就是生命的信号，前方一定隐潜着人烟群落，不管是多是少。

想想爷爷的灵动，并不是穷人的一贯平庸痴呆，时常也有透彻明亮的一面。

爷爷童年的时候，曾祖父就为他打开过心灵的天窗，逼着爷爷死记硬背，读过半年私塾和一季冬书，学会了许多推理常识和应世之道。

头顶广阔天域，张望无边无际的滩涂，爷爷默默地祈祷，不敢奢求降临什么太大的吉祥，只想当下再一次歇脚留步，留住一家大小人的生命，求盼糊口度日。

走近小道最前端，突然断路。前方惊现人烟信号，不是想象中的人居群落，荒滩间散居几户小家滩民，一户和一户隔距很远很远，就像野民独霸一方荒原，家家柴草茅庵，户户孤居衰朽，但听得见猪哼羊叫，看得见鸡飞狗跳。

爷爷带着强烈的渴望，施以祖训传承礼路，一一拜见几户大小“掌柜”，才知大小“掌柜”都是先前从神府山地逃荒而来的穷